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果定中校

重校

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

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荊州立蕭穎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彥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言梁武故曰具也

夫功在不賞故庸勳之典

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

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 施倅造物則謝德之途已

富辰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 施倅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倅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
劉廙上疏曰物不答施於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

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要不得不彊爲之名使荃宰有
寄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不彊爲酬謝之名庶使

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彊爲之名曰大楚辭
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

聖人逍遙一世閒宰匠萬物之形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誠
存匪懈治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

道有寄 齊聖廣淵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曰乃祖成湯

齊聖廣淵 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
觀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

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
公曰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毛詩

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
儀天地也又曰天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
地之道貞觀者也

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哉鱗

翼而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

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楊子法言曰一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意一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劍氣凌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勇氣凌雲士眾乘勢六

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七畧齊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田駢好

萬夫之上唯聖人能焉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文

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文

擅彫龍而成輒削藁說文曰擅專也七畧曰鄒赫子齊人

術文師之若雕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爰在弱冠首應

所言輒削草藁如涪日所作起草為藁爰在弱冠首應

弓旌

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日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

以旌大

夫以旌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

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閒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則延譽自高何之

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酒王隱晉書曰周隆昌季

年勤王始著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卽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建武惟新締構斯在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卽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

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功隆賞薄嘉庸莫疇陸機高祖功

爾庸後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

秩以秉推功之識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

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六百之秩大樹

之號斯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范曄後漢書曰馮異每止舍

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之

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

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推轂樊鄧胡塵罕

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推轂樊鄧胡塵罕

嘗夕起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

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

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

惟彼狡僮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即位媒近羣小

曰彼狡僮兮不我好衣冠泯絕禮樂崩喪表子曰古者命

兮鄭玄曰狡童謂紂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土已上皆有冠

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何之

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既而鞠旅誓衆言謀王室元梁

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爲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

曰鞠告也尙書曰王明誓衆土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

謀王白羽一麾黃鳥底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

室也白羽一麾黃鳥底定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

爲保出師頌曰素旌一揮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

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靡不

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旌以麾甲旣鱗下車亦瓦裂尚書

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甲旣鱗下車亦瓦裂大傳

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致天之屈拱揖羣

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

后毛詩曰致天之屈于牧之野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

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是以祥光總至

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休氣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五老游

河飛星入昴論語比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

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

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於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
帝有恩焉輶

軒萃止

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

曰常聞先代輶軒之
使毛詩曰有鴟萃止
今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

誠致誠謂請無讓也

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

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王有不遠而復之
義也毛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

蔡邕獨斷曰
諸侯言曰教

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畧曰義熙十
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

留城令修
張良廟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傳亮字季友北城人也博
極文史尤善文辭初爲建威參軍稍遷

至散騎常侍後太祖
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

雖陋故大州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左氏傳晉侯問於史

之綱紀也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微管之

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周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

幾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乎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

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

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

也羽垓下羽敗自劉說文曰出溺為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

仁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

者廣雅曰軌迹也伊伊望呂望也典引曰以冠德卓絕

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

仲之力也如若乃交神圯上道契商洛客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

書於邳圯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圯上已見謝宣

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

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

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

易太子者良本召顯默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漭莫測其

此四人之力也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而知夫道窅

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

然難言哉吳都賦曰頃浴沆漾莫測其深莫究其塗次舊

廣黃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沛伫駕留城

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伫久也謂停久也

靈廟荒頓遺

像陳昧

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懷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

曰徘徊路寢見先生之撫事懷人永歎實深毛詩曰嗟我

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寐永

過大梁者或伫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太
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
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
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擬之若人亦足以云論
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爲原
子曰君子哉若人毛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以
萑詩傳曰云言也
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古之情存不
刊之烈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主者施行
爲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
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
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
也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

也貴始德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楚元王交

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

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太上基德十五王而

始平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

長道業郗正釋識曰創制作範本支之祚實隆鄙宗曰毛詩

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支百世楊脩牋曰遺芳餘烈奮乎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

述鄙宗之過言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

起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感遠

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夫愛人懷樹甘棠且

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

其德美愛其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

樹而不敢伐甄表也禮記周鄭

秀才科姑自漢
武帝元封五年
時名臣文武欲
盡乃詔令州郡
察舉吏民有茂
材異等可爲將

日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
詔曰秦始皇守冢三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
開元自本者乎毛詩曰縣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
可施行郭璞方言注日蠲除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榮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史記

日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爲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孔子曰見善如不

相及使絕國者
與明經殊此連
類策之非本意

及見不善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雲之拜

莊子曰黃

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卧黃帝
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
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
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
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
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或揚旌求
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或揚旌求
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
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為銘於荀簾曰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鍾教寡人以事者
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
謝承後漢書序
日陰修敷化二都威教朕夙奉天命恭惟永圖
爾雅曰夙敬也尙書
克平餘烈已見上文

日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審聽高居載懷祗懼者之道如

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

聽尚書日子小子夙夜祗懼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

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

公卿皆尸祿寤寐嘉猷延伫忠實求之尚書爾有嘉謀嘉

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伫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句

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日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論

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也周易曰

觀國之光利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詔策晁

用賓于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

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日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

日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日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按

章覆問四日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

梅之和屬有望焉

尚書曰若作和

又問昔周宣倚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

夫民之大禮記曰躬耕帝籍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天子三推漢書曰

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良以

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尚書八政一日

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漢書文帝認日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金湯非粟而不守水

早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

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照前經寶茲稼

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

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

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將使杏花萑葉耕穫不

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